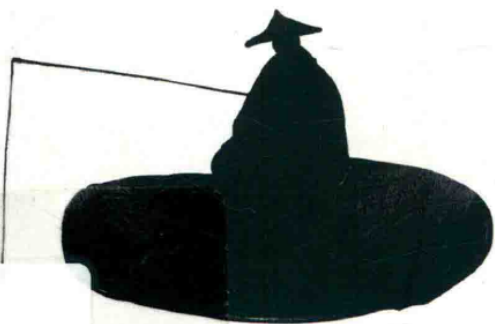


古诗小论

王子居 —— 著



重新讨论格律诗的本质，首次提出多维诗境论

以当代大诗人的诗心，印证历朝大诗人的诗心。

为读者细细评论，娓娓讲析，

古诗奥妙尽在《古诗小论》。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古诗小论

王子居◎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诗小论 / 王子居著.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139-2097-1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评论—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4383号

古诗小论

GUSHI XIAOLUN

出 版 人	李声笑
著 者	王子居
责任编辑	郭长岭
封面设计	天行健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2097-1
定 价	35.0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古诗简论】

值得探讨的诗评 2

苦吟派与天才派 9

诗人的座次和境界 14

李杜五律小比 19

不得不说的李世民和那几个中心 22

杜甫之诗雄 35

苏东坡说孟浩然 43

雾里看花，最不懂唐诗的是宋人 49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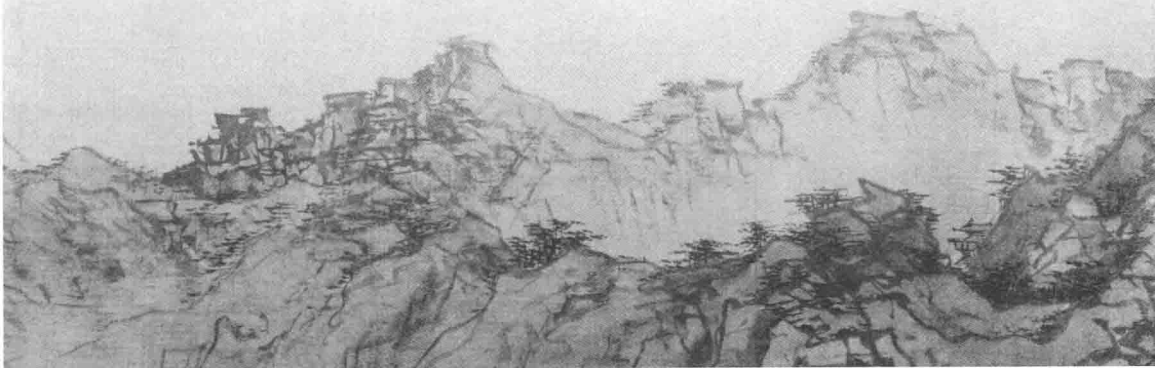
【古诗写法】

炼字·杜诗之凝练 58

再说炼字 62

诗意的对仗 66

诗味·诗境·境界·意境·气象·意象·气韵 73



再论气韵·单句的节奏 81

唐诗中的气象与意象 85

关于造境：字的妙用 89

关于造境：诗意的层次和变化 93

关于造境：物象的选择 95

造境之法：词性和物性 100

唐诗读法：诗意的跳跃、舒放和拒解 103

【诗坛论剑】

唐人的压卷之作 106

何谓完美之境 109

诗之妙与亲 116

关于诗眼 118

谁才代表了盛唐：大明宫四首小比 121

七绝的第一序列 126

七律的第一序列 131

说不尽的唐诗 139



【诗演天地心】

诗演浅论 152

再谈造境、排列组合、诗之维度和境界层次

154

古诗的两大弊病：宗杜和拘泥格律 166

以诗演阴阳：格律诗的本质是阴阳之喻

179

【东山诗话】

诗论部

188

作法部

190

理论部

195

气象意象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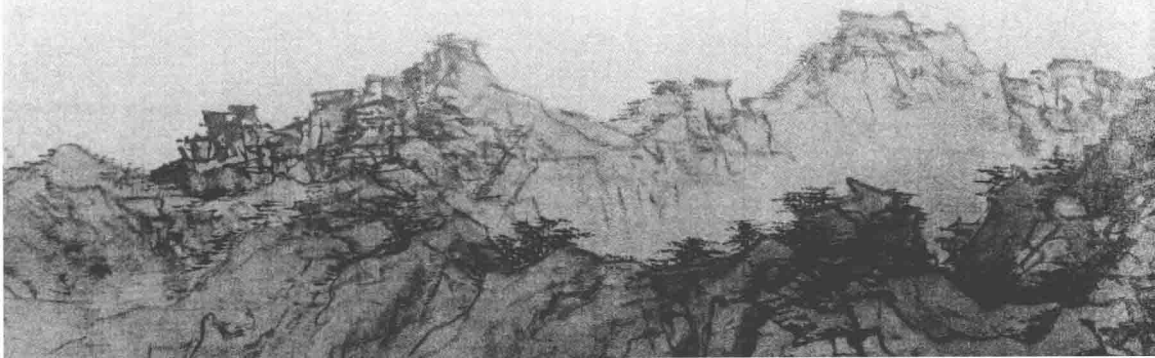
202

诗及诗人部

209

词及词人部

217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古诗简论





春景生云物，
风潮敛雪痕。
水月心方寂，
云霞思独玄。

——
陈子昂
——
李嘉祐

值得探讨的诗评

很多诗评家并不懂诗心。

诗评往往很美，却又不知所云。

2

古诗小论

诗无达诂，绝对是一个诗评家必须奉行的第一准则。但“诗无达诂”，却不能当成是任意解读唐诗的尚方宝剑。

我们对诗的理解都会有谬误，有些是可笑的。记得我高二的时候，有人问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什么意思。我解释道，因为沧海已经变成了桑田，再也没有水了，以此来表达处境和心境都变化了，无法再起感情波澜。当时这种解释就很差强人意。

我有个老乡兼大哥，一起做过编辑，那时候他引用一首诗，来作为在古代女性地位悲惨、不被重视的证据，诗是项羽的《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他对我说，你看，楚霸王项羽根本就不关心女人，在他心里女人还不如一匹马，就连写一首诗，也是将马放在前面，把女人放在后面，先感叹爱马，最后才想起他的女人。这不是他根本不重视女人的例证吗？由此看来古代的女人命运是很悲惨的，地位是很低下的。

这又是一个可笑的错误，项羽这首诗因果关系很分明，意思非常简单，就是说，爱姬啊，时局不利啊，我的马跑不动了，怎么办呢？

“骓不逝”是一个原因，因为“骓不逝”，所以霸王对爱姬说，马都跑不了啦，爱人，我该把你怎么办呢？他想的是他的女人，马跑不动了只是个原因。英雄的诗是为美人而做的，不是为爱马而做的。

我们一些评论家是会经常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的。

听箏·柳中庸

抽弦促柱听秦箏，无限秦人悲怨声。
似逐春风知柳态，如随啼鸟识花情。
谁家独夜愁灯影，何处空楼思月明。
更入几重离别恨，江南岐路洛阳城。

即便是评论名家，或者评论名作，亦不乏种种不足之处。以柳中庸的《听箏》而论，其最神奇的佳句“似逐春风知柳态，如随啼鸟识花情”，在《唐诗鉴赏大词典》中，对其的评析就有未到之地。

箏声像柳条拂着春风，絮絮话别；又像杜鹃鸟绕着落花，啁啾啼血。诗人巧妙地把弦上发出的乐声同大自然的景物融为一体，顿时使悲伤的乐声，转化为鲜明生动的形象……春风、杨柳、花、鸟，逗露情怀，更加渲染出一片伤春惜别之情。

柳中庸的这两句诗，本是极致的神品，但以这等解法来解读，这两句诗也就称得上一个“出色”而已。柳中庸这首佳作的诗味和意境，不免被浅俗化了。柳诗的妙处在于他写出了几重诗境，第一重是大自然的妙象，春风和柳态，春风知柳态，啼鸟识花情，在这里，春风和啼鸟是有智慧的，是灵动的，一个“知”字和一个“识”字，把它们写活了。而杨柳有态，花儿怀情，这是“物有情”的境界。第二重诗境则是箏声，这箏声模拟春风啼鸟，具足造化之妙，弹出了柳态花情、春风啼鸟的美。第三重是

作者听箏入神，心灵与箏声融为一体，跟随箏声里的春风和啼鸟，去体会这大自然的柳态和花情，这一联写得摇曳生姿，尽得大自然的美和奥妙。这是评者的第一个通病——解析不到位，浅尝辄止。“唐后之古人，以诗为业，尚不能解得唐诗真味，何况当代，以白话解之？”

“春风、杨柳、花、鸟，逗露情怀，更加渲染出一片伤春惜别之情”，这一句显露了评者的第二个通病，就是，一定要结合自己所理解的诗人诗作的中心思想，来评析每一句诗。诗人第一句写了悲怨，难道就必须处处伤感？从第二联中，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读不出伤感来的。“花情”如何就一定解成落花？“花柳”又何必一定代表离别？柳中庸这首诗中有三联直接写悲愁之意，独有这一联是一种升华，将箏声与大自然的奥妙结



合在了一起，超脱了凄切。

诗名《听箏》，写的是箏声。箏声固然激起了作者的感情，但诗作的中心，还是围绕着箏声而写，因为箏声哀怨，所以作者才想到了深闺怨妇之思念，显然，这一联写的是一个整体，是一类人，而不是一个人，写的是曲意，而不是作者自己。

诗人的族侄、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失败后，被贬窜南陲海涯。这末二句也许是有感而发吧！

这里有评者的第三通病，那就是刻意地联系。这两句的推测也明显有问题，柳中庸明明写的是“江南歧路洛阳城”，从诗句上看来，显然与柳宗元贬窜南陲海涯无关，一个人生平的离别怀念能有多少？而且第三联的想象已经明确了，作者是顺随曲意，展开的想象，第四联不过是第三联的顺势而进，说弹者在最后，令曲意又加了几重离别之恨，“江南歧路洛阳城”的意思，并不是实指，它与第三联的“谁家”“何处”一样是泛指，是联系到整个世界，指所有具有离别恨的人。我们不能把诗与史料任意联系，任意解构。如果这样解构，就把柳中庸这首诗解得轻、薄了，以这样的解法来解诗，即便是《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名作，也会变得轻、薄，失去了诗歌深厚的底蕴。

许多诗歌的诗意，不一定非要与个人身世和个人情感联系起来。中国近百年对诗歌的评析方法，往往就是要与个人身世、政治环境紧密联系。仿佛诗人就是一个政治人一样，透露出一点感情也与国家兴亡有关，硬是扯到那样的高度上，最后令解析失真，误导读者。而且这种解法，还会将唐诗中更高的层次，如关于精神自由、人生境界、天地意象等高层次的诗意掩盖，将唐诗的大美无视甚至曲解。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看了一些关于唐诗的诗评，本来我是很少看诗评的，一看，发现问题很多。

比如评论柳宗元那首著名的《渔翁》，多半的评论都将《渔翁》与柳宗元谪居的情况扯在一起。

我们很多评者学了那一招“联系作品的时代、人物的具体环境，放在特定环境下来理解作品”。这一招是不错的一招，但是滥用就不好了。

柳宗元被贬了十年，那么这十年里，难道吃个饭，洗个澡，游个泳，划个船，也要想想自己被贬谪？难道他的心灵就真的时时刻刻蒙着被贬谪的阴影吗？

柳宗元救助百姓，开设学堂，做这些善事，难道就得不到一点快乐？得不到一点心灵的宁静？得不到一时半会的对于官场失意的暂忘？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评论者们纯粹是有着学究式的风气，不管什么诗歌都要按那法子往上套，然后一篇评论就完成了。殊不知这根本无用，根本解不得这诗的好处，自己放弃了对诗意的更深入的挖掘。

在一位诗人置身山水之间，欣赏青山绿水的时候，评家一定要说他倍受打击，所以选择逃避，诗中流露出苦闷、避世、消极的情绪。山水本来就是远离人世纷扰的，大家去游山玩水不就是为了散心吗？寄情山水本来就是为了求个心静。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却一定要说得复杂，而完全忽略了诗歌本意。

诗人身在山水间，能够写出美妙的山水佳句，他一定是完全投入到山水之中了，他的诗歌也就完全是山水的美和他心灵的感动。如果一个诗人投入山水中时，还在考虑着官位仕途，他是绝对写不出山水佳句来的。

所以我们在评论赏析山水诗时，就直接去赏析它的美好了，何必去考虑诗人这时是个谪官还是个现官呢？放着山水的大美和诗人的神来之笔不去欣赏，却津津乐道于他的仕途坎坷，那岂不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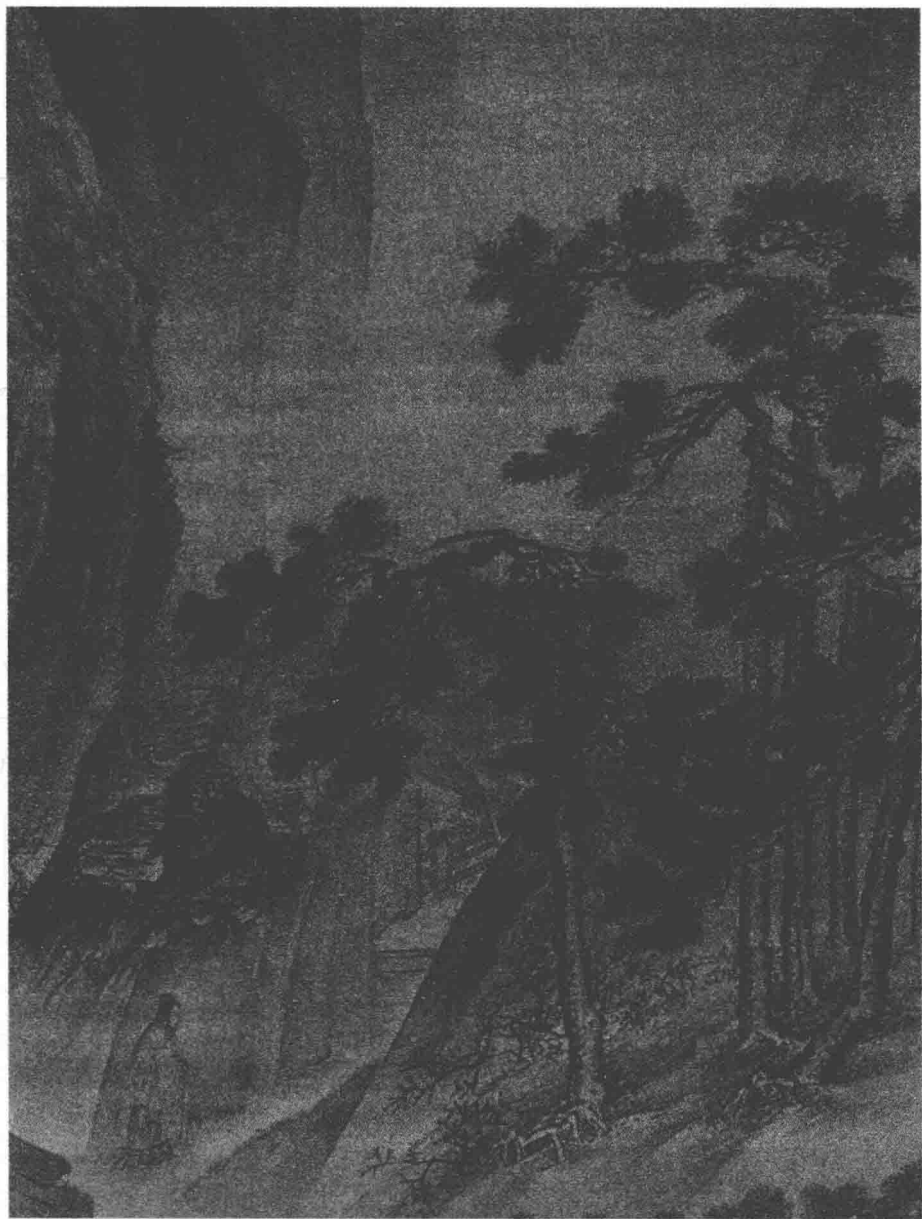
为什么我们最好不要看太多诗评呢？因为许多诗评务虚不务实，多讲自己的感受，而这些感受虽然读起来极美，但往往与原诗并不相衬。比如下评语：

章法精严，剪裁精当，情感深沉高蹈，另有一股矫健苍劲之色。

你可以尝试将这句评论放到好多诗下面，你会发现它都能凑合。为什么呢？它用了一连串的形容词，而这些形容词都是泛指，这样，你读

一百万字的诗评，也搞不懂具体某一首诗究竟好在哪里。上面是今人的一段评论，我们再看古人的评论：

王嗣奭《杜臆》：一篇四转韵，一韵十二句，句似排律，自成一体，而笔力矫健，词气老苍，喜跃之象，浮动笔墨间。



岁寒唯爱竹，憔悴不堪春。
愁人不愿听，自到枕前来。
——李益

戎昱

你是否发现同样的情况呢？你找唐人的集子出来，随意找几十首十二句你较喜欢的诗，然后你把这段评论放在诗下面，至少会有几首适应这段评论。

再看下面这一段诗评：

这首诗自然、清淡、素雅，写景抒情均不刻意为之，表面上看似不着力，而读来韵味隽永醇厚，平淡而有思致。

把这句话放在王维任一首山水诗中，你会发现都可以。放在任何一首诗中都可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美则美矣，却是可有可无的。

诗评自有大家，如王国维的诗论只有数句而已，简约言要，绝不铺陈，而有些人洋洋洒洒数千言，来赏析几首诗歌，刻意把篇幅拉得很长，顺着自己的感觉肆意延伸下去，多数都控制不好文思，最终离诗万里，不知所云，有的更是纯粹在凑字数，这样的诗评已经与诗无关，而纯粹是一种另外的创作了。



苦吟派与天才派

羡慕天才派的挥洒自如。

佩服苦吟派的努力刻苦。



9

古诗简论

唐诗人中有天才，如李白和孟浩然。

唐诗人中有勤奋者，如贾岛和杜甫。

天才的李白有其不可达的高度，有其令人羡慕的灵感，他的才气达到了唐人的顶点。

勤奋的杜甫有其不可攀的深度，有其令人羡慕的造诣，他的功力达到了唐人的高峰。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李白写诗很容易，他是文不加点的，肯定也不屑于修来改去。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他喝酒后，提笔就写，诗如泉涌。

贾岛就不行了，他作诗是很苦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多辛苦啊，搜肠刮肚整三年，终于吟出了两句诗，激动得泪水直流。作为一个诗人，贾岛是真苦，他同李白怎么比呢？所以，像贾岛这样的诗人，被称为苦吟派。

杜甫其实也是苦吟派的，不过因为他的成就高了，后人不肯将他归入苦吟一派，那么我们就把他归入功力派。其实，凡是苦吟派的诗人，往往都是功力特别深厚的。

红
颜
老
昨
日，
白
发
多
去
年。
秋
斋
正
萧
散，
烟
水
易
昏
夕。

李
白
韦
应
物

晚唐的李频在《长安书情投知己》中写道：“精华搜未竭，骚雅琢须全。”

你看，他的要求真的很高，一首诗，既要离骚的神韵，又要诗经的风骨，何其难呀。而杜甫则是要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则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李白说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竹笠日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只为从前吟诗苦”。可见杜甫已经留给李白整日苦吟诗歌的印象，李白直接给他打上了苦吟派的标签。

功力派对诗歌的追求，其精神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天才是最让人羡慕的，李白就是最令人羡慕的诗人，写诗就像观看歌舞、喝美酒一样轻松惬意，多爽啊。

苦吟派则是最让人同情的，他们活得苦，写得苦，诗里面充满了苦切之声，让人不忍卒读。

哪些诗是浑然天成，属于天才派的灵感喷发；哪些诗是千般锤炼，百样琢磨，属于苦吟派或功力派的精心构思，还是有迹可循，可以判断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李白写得非常好的一首古风：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诗意一气流注，这样的诗一般是改不出来的。李白写的都是一些寻常不过的景物，但是放在他那个大环境、大天地之下，就成了大气磅礴、气韵流畅的佳作。

我们再来看贾岛的诗：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这个“敲”字可是贾岛苦苦修改，并在韩愈的帮助下才确定的；至于第三联，“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就更加拗，更加生僻了。苦吟派用词用字，更多的都是生字僻字，较少用寻常的字，但这些字却恰恰适合诗境，能够点石成金，而天才派用的字，却往往是最普通最常见的字。

这就是天才派和功力派的一大差别。当然，天才派也有字字雕琢而出的功力之作，功力派有时也会有天成之作。

我们可以通过诗作中的一些痕迹来判断诗人属性，这些痕迹是天才派诗人和功力派诗人的诗作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截然不同的特征。我们依此做判断属于逆流而上，而不是顺流而下。你可不要以为这就是判断的依据，这只是一种验证性的小方法，真正的判断还要靠你的感觉，你对诗歌的作法了解越深，对诗歌的感受越深刻，你的判断才会越准确。这种直观的判断属于顺流而下，因为它所把握的是本质，而上面的几条不同，是从现象入手。

苦吟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诗歌比较沉郁，透着苦气，而天才派则往往是活泼的，透着喜乐之气。我们来对比这样两首诗，一首是唐代孟郊写过的《列女操》：